

百劫紅顏

日治時代一個藝旦在愛情裡的迷思與覺醒的故事

劇情大綱

這是一個女人在愛情裡的迷思與覺醒的故事。

藝旦阮香嬋戀慕著教她作詩的世家子弟連文傳，但抗日志士廖漢民用生命保護她時，展現的男子氣概和真性情，令她終於領悟了真愛。

香嬋因高傲得罪漢奸，在宴會被脫衣羞辱，自殺獲救。漢民為香嬋暗殺漢奸陳信雄，此事卻連累連文傳，被內田大佐誤以為是主謀，抓了文傳拷打。

漢民侵入看守所想劫獄救出文傳，但文傳擔心連累親友，不肯跟他走。兩人對英雄氣概和暴虎馮河有一番爭論。文傳堅持不走，漢民只得自行離去，內心對文傳有如文天祥的風骨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刑場上，文傳將被槍決，漢民挺身而出，扛起一切，當場被槍決。香嬋目睹情境，悲痛震撼。將餘生與文傳合力，完成漢民的遺願，寫出台灣人民的歷史。

人物表

1. 阮香嬋：18 歲藝旦，愛好詩文戲曲，能歌善舞，外柔內剛。
2. 連文傳：25 歲詩人，文質彬彬，飽學多才。個性溫和，有西方一夫一妻思想，雖喜歡香嬋卻不能捨賢慧妻子，只能認香嬋為弟子，教她學詩。
3. 王淑婉：27 歲，連文傳之妻，家世高尚的賢慧女性。
4. 廖漢民：25 歲，地下抗日志士，富有正義感和男子氣概。
5. 陳信雄：40 歲，內田大佐的侍從官，利用日本勢力欺壓自己同胞的漢奸。
6. 內田大佐：40 歲，日本警部長官。
7. 阮秀琴：40 歲，風韻猶存的中年藝旦，香嬋的養母。開設攬春園藝旦間。
8. 雅子：25 歲，妖媚邪氣的日本藝妓。
9. 阿珠：18 歲，連文傳家女僕。
10. 阿桂：18 歲，連文傳家女僕。

場景介紹

1. 攬春園庭院：中國式庭園造景，左邊和中間是涼亭客座，有欄杆圍繞，中間有一小表演台，台子後面有屏風背景，藝旦由屏風後進場表演。屏風中間有一簾子，表演者也可掀簾而出。舞台右邊欄杆以外有假山，松竹流水，高低錯落有緻。
2. 連家客廳：連文傳家，尙稱富裕，中國式家具，典雅素淨。
3. 潭水邊：潭水邊，有樹木假山等造景。
4. 陳信雄家客廳加庭園：富裕豪華，中式家具，左側有假山流水庭園，右側是大廳，設有兩桌可以宴飲。
5. 城門口：左側有城門門樓，橫互舞台有一道城牆。行人沿城牆來往。
6. 山林小屋：廖漢民住處。有門戶，有竹子做的推窗，簡單桌椅和床榻。窗外綠意盎然，有山林之美。
7. 看守所：有鐵柵欄圍成監獄，監禁犯人。右側爲柵欄和監房。左側有看守人的桌椅。
8. 刑場：中間後方高台上設有一桌爲官員座位。警察成一排站在高台之下，圍觀民眾站在左側。中間空地爲行刑處。舞台右邊有畫有槍靶的圓圈。

(上半場)

第一場 教就新聲傾坐客

場：1	景：攬春園庭院
時：日	人：阮香嬋，藝旦甲、乙，樂班數人，連文傳，阮秀琴，文人甲、乙、丙、丁，睡魔神（戲中戲），廖漢民，日本警察甲乙丙丁

△攬春園裡，文人甲乙丙丁在宴飲，養母秀琴親自端酒招呼客人。樂班數人演奏著小曲。

△連文傳走入，眾人招呼他入座

甲：連大哥，我們等你很久了！

文傳：別叫我大哥，叫我文傳就好。

乙：文傳，你來得正好。秀琴收了一個養女，秘密訓練了好久，等一下要上台初試啼聲，替我們表演才藝。你剛好趕上！

文傳：歐？真是太巧了！

秀琴：連少爺，不是我在自誇，我們香嬋啊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長得真水咧！

文傳：有人眼睛不是眼睛的嗎？咁講眼睛會是鼻子？

△眾笑

秀琴：連少爺真愛講笑！看起來你是不相信我的話。來，你看了就知。

△秀琴拍掌。音樂一緊，藝旦甲乙由場中表演台背景屏風後一左一右出現，舞姿曼妙。

文傳：哪一個是香嬋？

秀琴：都不是。

△音樂轉為悠悠隱微，香嬋由屏風中間掀簾而出，用團扇半遮面，嫣然一笑。坐著的文人有的不由自主地站起觀看。

△香嬋隨著音樂起舞，跟藝旦甲乙搭配，舞姿絕美，舞衣用紗巾束腰，腰纖一握，小腳伶仃。

△香嬋輕啓朱唇，唱起小曲。聲音清亮，音質純淨，字正腔圓，唱出少女懷春的愁緒。

香嬋：（唱牡丹亭·驚夢。）【山坡羊】沒亂裏春情難遣，驀地裏懷人幽怨。則爲俺生小嬋娟，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。甚良緣，把青春拋的遠。

眾：（用力鼓掌）讚！這牡丹亭的驚夢，唱得真好！

香嬋：【續上段山坡羊】俺的睡情誰見？則索要因循靦腆，想幽夢誰邊，和春光暗流轉遷延。這衷懷哪處言？淹煎潑殘生除問天。

甲：讚！來唷！文傳，你來扮柳夢梅，跟香嬋唱上一段遊園驚夢！

文傳：我不行啦！不要破壞了香嬋的歌藝。

秀琴：怎麼會？連少爺的崑曲唱得有夠好。如果能跟連少爺一起唱上一段，我們香嬋可就紅了！您若不棄嫌，就請提點一下我們香嬋。

眾：對啊對啊！我們要聽！文傳若不唱，就是看我們不起。

文傳：這…好吧！

秀琴：太好了！香嬋，你的柳夢梅來了！

△秀琴拉著文傳，來到表演台旁。方才藝旦甲乙拿服裝頭巾來，當場替文傳披掛打扮成柳夢梅。

△眾人叫好，連聲鼓掌。樂班音樂賣力演奏。

△吹打住，睡魔神手持合著的一對小圓鏡出場。

睡魔神（念）：睡魔睡魔，紛紛馥鬱，一夢悠悠，何曾睡熟？某睡魔神是也，今有柳夢梅與杜麗娘有姻緣之分，奉花神之命，著我勾引他二人香魂入夢者。

△念畢，在吹打〔萬年歡〕牌子中，睡魔神分開兩鏡，左鏡貼胸，高舉右鏡，從上場門把文傳飾的柳夢梅引出來。

△文傳手執柳枝，雙袖高拱，遮住臉出場，被引到大邊側身站住。睡魔神縮回右鏡，伸出左鏡照住文傳，用右鏡在桌上一拍，再舉鏡把香嬋飾的杜麗娘由小邊引出。

△香嬋抬起左袖擋臉，在小邊與文傳對面立定。

△睡魔神悄悄地合鏡，從香嬋身後繞到文傳的右邊，先沖二人一看，再看臺下觀眾，然後一笑下場。

△二人相對移步，愈走愈近，等到文傳抬起的左手碰著香嬋拱著的右手，二人同時放下袖子，相見之下，文傳有驚喜的表示，香嬋因害羞，又把左袖抬起，擋住文傳的視線。

文傳（念）：姐姐，小生哪一處不尋到？卻在這裏，恰好在花園內，折得垂柳半折。姐姐淹通詩書，何不作詩一首，以賞此柳枝乎？

△此時文傳左手執枝，念到柳枝乎，用右手指一下柳枝。

香嬋（念）：那生素昧生平，因何到此？

△香嬋左袖仍擋住臉。念到到此又偷看文傳一次，恰好文傳也在看她。四目相對，香嬋害羞，趕快又用左袖擋住。

文傳（念）：姐姐，咱一片虔心愛煞你哩！

△文傳右手穿袖、翻袖，左手把柳枝大在右肘上，左腿微彎，右腳靴尖翹起，念到哩字，文傳用右手把香嬋抬起的左袖輕輕往下按，香嬋含羞，又換用右手的袖子來擋住文傳的視線。

文傳（唱）：【山桃紅】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，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，轉過這芍藥欄前，緊靠著湖山石邊，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袖梢兒搵著牙兒苦也，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。

合唱：是那處，曾相見，相看儼然。

△兩人背對背，唱到見字，都回過身來對眼光。唱到相看，二人同時穿袖，杜向右轉，柳向左轉，都仍站在原處臉沖裏。唱到看字，又對一次眼光。唱到儼然，二人又回過身來臉沖外。

合唱：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。

△早難道好處，二人各沖外唱。唱到逢字，都回過身來相對立，各用兩個食指相碰的比一下，表示相逢的意思，等到二人對上眼光，香嬋又立即把手縮回。唱到無一時，二人沖外雙攤手。文傳又在唱一言中穿袖，一

翻兩翻袖

△在樂隊吹的〔萬年歡〕曲牌中，眾人歡呼鼓掌。文傳團團一揖。

眾：讚唷！有夠專業！

文傳：各位見笑了！

△文傳下場。藝旦甲乙協助他脫下戲服。香嬋舞水袖做些身段，飄然出場。

臨走回頭又看文傳。

△香嬋由屏風後出場，卻未離去。躲在假山後偷聽文傳等人對話。

甲：文傳，她煞到你了！

乙：文傳家世好，家產也夠，就把她包下來，或是娶回去，也是傳為美談的事。

文傳：我已經有某了！

乙：你這種身份的人，三妻四妾，也是理所當然。

甲：你老實說，你有中意香嬋沒？

文傳：這…

乙：這種事情，現在講不準啦！日久生情，久了就知。

甲：來來來，喝酒！今天是我們詩社聚會作詩的日子。若要給文傳做媒，等下次吧！

△眾笑，舉杯。音樂繼續演奏著。香嬋有些失望，轉身繞過假山要走，卻一頭撞在作睡魔神打扮的人身上。香嬋要喊，睡魔神將她制住，掩住其口。香嬋驚恐。涼亭中眾人渾然不知。

睡魔神：妳答應不叫，我就放了妳。

△香嬋點點頭。睡魔神將她放開。

香嬋：你把阿中怎麼了？

睡魔神：伊沒事。只是被我打昏。

香嬋：剛剛上場演戲的是你？

睡魔神：沒錯。

香嬋：你為什麼這樣做？

睡魔神：我在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。

香嬋：你是什麼人？

睡魔神：我叫廖漢民。(以下稱漢民)

香嬋：你就是那個跟日本人作對的賊啊？

漢民：叫我義賊。

香嬋：義賊跟賊有什麼分別？

漢民：我專門劫富濟貧，暗殺壞人。

△四個日本警察由左舞台衝入。漢民拉著香嬋，閃到假山之後。

△眾賓客皆驚訝站起。秀琴緊張迎接。

秀琴：各位大人，什麼風把你們吹來了啊？我們沒有好好迎接，真是失敬。

警甲：我們是來追捕大盜廖漢民。不相干的人留在原位。(示意其他警察)搜！

△警察如狼四虎，拿著畫像，一一比對。動作粗魯。

△警察搜完賓客和藝旦甲乙等人，往假山搜過來。漢民想躲，但警察已前後包抄。

△香嬋緊急假裝腹痛，彎下腰來

香嬋：我巴肚真痛！阿中，你有沒有藥給我吃？

漢民：沒啊！各位大人，你們看要怎麼辦？香嬋小姐剛剛表演完，半路肚子痛。

警甲：(亮出漢民畫像)有沒有看到這個人？

漢民：(假裝仔細看)沒有看到咧。今天我們攬春園來了很多客人，我只顧表演，都沒仔細看。

香嬋：真痛啊！阿中，快替我請大夫！

△香嬋裝作站不直腰，漢民扶著她。

漢民：大人，我可以替香嬋小姐去請大夫嗎？

警甲：去！

漢民：多謝大人！

△漢民出場。香嬋留在原地，鬆了一口氣，幕落。

第二場 當時祇受聲名累

場：2	景：連文傳家客廳
時：日	人：連文傳，王淑婉，女僕阿珠，阿桂，內田大佐，陳信雄， 日本警察甲乙

△文傳之妻淑婉在指揮女僕甲乙做打掃工作。

淑婉：阿珠，你把那個花瓶移開，後面的灰塵擦乾淨。

阿珠：是，少奶奶。

淑婉：花瓶很重，阿桂，妳去幫她。

阿桂：是。

△阿珠阿桂工作。文傳回家。

文傳：我返來了！

淑婉：文傳，你累了嗎？這裡坐。我給你泡茶。

△文傳在太師椅上坐下。淑婉倒茶來，文傳舒適地伸展身體，喝著茶，淑婉輕輕替他搥著肩膀。阿珠阿桂退。

淑婉：那個阿珠不錯吧？

文傳：很好啊，做事很努力。

淑婉：我給你討回來做細姨好不好？

文傳：不要黑白講。她是底下人，我對她沒有任何其他想法。

淑婉：那阿桂呢？她也不壞啊！我都是仔細挑選過的，你假是有中意，我都可以替你安排。

文傳：我都不要。

淑婉：那是不是嫌伊們沒讀過冊，氣質不夠高尚，看不上眼？

文傳：妳別替我安排了。這種事情，要看緣分。

淑婉：你常去攬春園，咁是有中意的藝旦？

文傳：這…

淑婉：我們連王兩家，家世一向都清白高尚。你娶細姨，切切不可娶那種有才無德的賺食查某。

文傳：不要這樣說！藝旦是苦命被賣做養女，並非自願。妳是千金大小姐出身，怎能瞭解那種苦處？

淑婉：不提這個了。談談今天詩社的聚會吧！今日有什麼新作品嗎？

文傳：別提了！正要聯詩作對的時候，四腳狗就來了！

淑婉：歐？日本警察來做什麼？

文傳：搜捕大盜廖漢民。

淑婉：有抓到嗎？

文傳：廖漢民怎麼會在攬春園？只是白白敗壞了咱們的詩興。

淑婉：還好沒有抓到。

文傳：怎麼？妳認識廖漢民啊？

淑婉：沒有啦！大家都在傳，廖漢民對付貪官污吏，對付漢奸和惡霸，非常勇敢。

文傳：勇敢，勇敢有用嗎？

淑婉：噓！這話可不能給朋友聽到，不然人家會誤會你替日本人說話。

文傳：唉。我也不喜歡日本人。但是清國就已經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了，我阿爸也參加了台灣民主國，抵抗日本接收台灣。但是這有用嗎？咁講不會引起更多報復，害得許多無辜的人被牽連？

淑婉：你說的也對。但是，就算無法抗日，總覺得未甘心聽日本人的話。

文傳：古人有言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隱。消極抵抗的話，至少我們不替日本人賣命，不當日本官，也就算有心了。

△阿桂入客廳

阿桂：少爺，少奶奶，那個替日本人做事的陳先生又來了！還帶著一個日本官，一群日本警察！

△文傳和淑婉面面相覷。

文傳：你說我不在。

△文傳急忙起身往內走。

△內田大佐和陳信雄及日本警察二人走入

信雄：人客來了，主人怎麼走了？

△文傳尷尬停步轉身。淑婉忙迎上去解圍。

淑婉：陳桑，各位大人，你們誤會了！文傳身體不爽快，無法度接待人客，怕會失禮，所以由我來迎接各位。人客請坐。（吩咐女僕）阿桂，去倒茶。

△阿桂退，淑婉招呼客人入座。

△內田大刺刺坐到太師椅上，文傳和淑婉反而站著。日本警察雄赳赳氣昂昂地分左右站在內田後面。信雄在內田身旁。

淑婉：請問各位來此，有何貴事？

信雄：真人不說假話。聽說文傳兄剛剛還在攬春園唱崑曲遊園驚夢，演那調戲杜麗娘的柳夢梅，風流瀟灑，跟藝旦差一點弄假成真，為何回到家來，立刻就生病了？是不願見我們，還是對嫂子有意見，一看到就不舒服？

△淑婉聞言，轉頭看文傳。

文傳：你不要亂說。剛剛詩社聚會，唱了首小曲。只有這樣而已。

信雄：既然唱曲，表示你精神還很好。為何忽然就生病了？

文傳：喝酒完，在回來的路上吹了風，頭有點痛。

內田：信雄，不要多言。你把我的來意跟他說清楚。

信雄：（行禮）嘿！（轉頭）陳文傳，你的好運來了！

文傳：什麼好運？

信雄：我們內田大佐，想要請你出來當縣長。

文傳，淑婉：（驚）縣長？！

信雄：這可是你們無上的光榮喲！大佐不計較你阿爸在台灣民主國胡作非為，抵抗政府的舊恨，還要給你作官。

文傳：你們想用我來收買人心？

信雄：算你猜對了。就是要用你來安定這邊反對政府的意見。你也知道，那種反對政府的愚笨行爲，只是製造更多的死傷。怎麼有可能動得了咱日本政府？既然動不了，乖乖當順民，對大家都好。

文傳：對不起，謝謝你們的好意，我沒有興趣做官。

信雄：你說什麼？

文傳：我既不會當官，口才也不好。縣長這樣重大的工作，我推薦另一位適合的人。

內田：什麼適合的人？

文傳：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就是這位陳信雄先生。

內田：你的背景，比較有說服力。

文傳：多謝大佐賞識。但是我的面子恐怕幫不上什麼忙。

內田：這麼說你是不當了？

文傳：我不敢當。我怕夾在兩邊爲難。

內田：既然你堅持不肯，那這個機會就讓給別人了。

文傳：另請高明是最好。

內田：（轉向信雄）伊很可疑。給我特別留意伊的一切舉動！有問題立刻向我回報！

信雄：（立正敬禮）是！

△內田帶頭走出。信雄回頭瞪文傳夫婦一眼。

信雄：敬酒不吃吃罰酒。你們等著瞧吧！哼！

△信雄和二名警察出。

△文傳夫婦面面相覷，愁容滿面。

第三場 越女如花看不足

場：3	景：攬春園庭院
時：日	人：阮香嬋，廖漢民，連文傳，秀琴，陳信雄

△香嬋獨自在涼亭彈琵琶。她側著頭，白玉般的手指在琵琶上翻飛，叮叮咚咚的弦聲帶點淒涼，但她臉上卻是不識愁滋味的稚氣笑容。

△廖漢民從假山上跳下來。唬地一下嚇得香嬋跳了起來，差點摔倒。漢民矯健地衝過去攙扶。香嬋要喊，漢民蒙住她嘴巴。

漢民：噓！不要叫！我是睡魔神！

香嬋：睡魔神？

△廖漢民點頭。香嬋恍然大悟。

香嬋：歐！你是那個賊！

漢民：叫我義賊。或是你要叫我大俠也可以。

香嬋：大俠又不是自己在臭彈的。

漢民：臭彈？我哪裡不像大俠？

香嬋：哪裡都不像。哪有大俠每次見面都蒙住人的嘴，叫人不要叫。

△漢民大笑。香嬋也覺滑稽，開始跟著笑。

漢民：講這樣。我有對你安啱啱？

香嬋：要是你是這種人，我就不救你了。

漢民：你咁知道我今日爲什麼來這？

香嬋：咁講你今日又堵到四腳狗？

漢民：今日沒有四腳狗。我是專程來答謝妳的救命之恩。

香嬋：歐？你要怎樣答謝？

漢民：我給妳一個願望。只要妳說出來，我能做到，我就會替妳完成。

△漢民拍胸脯保證，態度認真。香嬋不覺失笑。

漢民：笑什麼？妳以爲我做不到嗎？

香嬋：不是。

漢民：那妳緊講，我一定會替妳做到。

香嬋：我沒有想要做啥。

漢民：妳想到再講。

香嬋：等我想到的時候，恐怕你已經不在了。

漢民：這樣講也是有理。

香嬋：你會不會跳舞？你跳個舞給我看，就算你做到了。

漢民：我不會跳舞。

香嬋：會的，你學過武功，你一定會。

漢民：武功的武又不是跳舞的舞。

香嬋：我教你。我彈琵琶，你跟著音樂的節拍打一套拳，還是舞一套劍，那就很好看了。

漢民：好吧！那我就試試看。

香嬋：那我彈囉！

△香嬋彈起琵琶曲十面埋伏。漢民拔出寶劍，隨著音樂開始舞劍。舞得節奏分明，快慢合度。香嬋露出讚賞的眼光，越彈越快，漢民也越舞越快，身形翻飛。

△文傳走入。見狀在一旁觀看。讚嘆非常。

△音樂結束，漢民舞畢收劍，神完氣足，絲毫不喘。

△文傳用力鼓掌。香嬋和漢民驚。

△香嬋放下琵琶起身招呼，漢民轉入假山後面不見。

香嬋：連少爺，是你！真是失禮，都沒給你招呼。來坐，我給你倒茶。

文傳：不用忙。我聽到你在彈琵琶，叫她們不要攪擾，我就自己走入來了。

香嬋：原來是這樣。

文傳：那位壯士怎麼走了？

香嬋：這…伊是教我舞劍的老師。我也不知道伊名字。

文傳：歐？妳也在學舞劍？

香嬋：今日是什麼風把連少爺吹來了？

文傳：出來散散心。想到那天我們唱崑曲，不由自主，腳就往這裡走了！

香嬋：連少爺的崑曲唱得好。

文傳：妳的崑曲唱得更妙。

香嬋：（笑）聽說連少爺詩寫得極好。

文傳：那日詩社聚會，正要聯句作詩，卻被四腳狗打散了，詩興沒有發揮，好像
心裡有點悶著，不吐不快。

香嬋：連少爺若是不嫌棄，香嬋願意陪您聯句作詩。

文傳：妳也會作詩？

香嬋：我跟趙一山老師學作詩。

文傳：趙一山？聽說伊眼睛失明？

香嬋：是啊！老師雖然眼睛失明，但是教學很認真。

文傳：好，那我試試學生，就知老師本事。

香嬋：那我若表現不好，豈不是有辱老師？

文傳：說不定是褒揚老師咧！我們就以這菊花的影子為題，標題叫「菊影」。來，
我出上句。「霜華初冷雁來時 老圃橫斜三兩枝」

香嬋：嗯…我對：「絕好疏鐘涼月夜 秋光如水滿東籬」

文傳：好一個秋光如水！再來！「柴桑風景一燈知 看到霜濃月上時」

香嬋：「來伴詩人清影瘦 畫屏淡印兩三枝」

文傳：太好了！清影，淡印，有水墨畫的韻味。香嬋，妳會畫畫嗎？

香嬋：會一點。

文傳：太好了！妳真是才女！

香嬋：不敢當。連少爺才是出名的詩人。小女子有機會跟連少爺對句，學學作詩，
真是天大的榮幸！

文傳：妳想跟我學作詩？

香嬋：您真的願意教我？

文傳：我明天叫人送一本李義山的詩集來給妳。妳的詩風有點李義山的味道，可以從模仿欣賞伊的詩著手。你照著伊的風格做兩首詩，我再來替你修改。

△秀琴進入。

秀琴：連少爺，歹勢給你打擾。那個替日本人做事的陳信雄，在外面鬧了很久，說一定要給香嬋點煙盤，如果香嬋不出去招呼伊，伊就要讓我們的藝旦間開不成。

△ 陳信雄闖入。

信雄：哦，不肯見我，躲在這裡跟反政府的角色鬼混。

秀琴：沒有這款的代誌。是因為連少爺先來了，兩邊都不能得罪，您叫我們要怎麼辦才好？

文傳：我有事先走了！

△ 文傳不願與信雄糾纏，看了香嬋一眼，轉身離去。

信雄：我管你什麼先來後到！得罪我陳信雄，你們就別想混。

秀琴：好了好了，現在咱們香嬋有閒了，陳桑這邊坐，我給你奉茶。香嬋，替陳桑彈唱一曲。

△ 信雄坐下，香嬋有點不情願地拿起琵琶，叮叮咚咚彈了起來。彈的是古曲「陽春白雪」。

信雄：（不耐煩狀）搞什麼啊？彈這種死人調。來唱一段香豔的。會不會唱「可記得」啊？

△ 信雄自顧自地唱起來，態度淫穢。

信雄：（邊唱邊比）可記得，三更半夜和你跳過了粉牆。

可記得，心驚膽戰和你進入了繡房。

△ 香嬋停止彈琵琶，信雄自得其樂唱了一會，發現沒伴奏，生起氣來。

信雄：怎麼不彈了？我唱你彈，聽到沒有？

△ 香嬋無奈，不情願地配合信雄唱的淫穢小曲又彈了起來。信雄繼續唱。

信雄：（邊唱邊自己摸自己）

可記得，鴛鴦枕上和你鸞交了鳳滾。

可記得，奴的胸膛和你懷抱了胸膛。

可記得…

△ 信雄唱得高興，走到香嬋旁邊就往香嬋的胸膛摸去。香嬋閃躲，信雄追著摸，兩人繞著場追躲，信雄哈哈大笑，秀琴不敢阻止，只能追著軟語相勸。

秀琴：不要這樣啦！您是有身份的人。這樣不好吧？

△ 信雄追到香嬋，拉住她的外衣，香嬋掙扎間，外衣被扯脫，露出肚兜。香嬋以手抱胸繼續躲。信雄將她撲倒在地。香嬋掙脫不開，驚聲喊叫。信雄狂吻亂摸，上下其手。

△ 一塊石頭從假山後面飛來，砸在信雄後腦。信雄大叫，翻身倒地昏過去。

△ 廖漢民從假山後面現身。搬起另一塊石頭，對著信雄後腦杓正要砸下去，秀琴拉住他的手大喊。

秀琴：住手！伊如果死在這，我們全部都知死了！

△ 漢民停手

△ 香嬋掙扎著想推開倒在她身上的信雄。漢民放下石頭，一腳踢開信雄，扶起香嬋。

漢民：妳有安啱沒？

△ 香嬋整理凌亂衣履髮絲，輕輕搖頭。

秀琴：你是誰？

漢民：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。我叫廖漢民！

秀琴：什麼？（轉頭問香嬋）伊是妳朋友？

△ 香嬋搖搖頭，但看了漢民一眼，又點點頭。

秀琴：又搖頭又點頭。到底是還是不是？

香嬋：先前不是。但是伊救了我，就算是朋友了。

秀琴：救了妳？這怎麼會是救了妳？我們要怎樣對日本人交代？

漢民：一人做事一人當。我扛著伊送回去四腳狗那裡，絕不連累妳們！

秀琴：你說不連累就不會連累嗎？

漢民：不然你說要怎樣？上刀山下油鍋，我絕對承擔！

秀琴：都不用！你趕快走！我會說伊是跌倒撞到！

△ 漢民猶豫了一下，點了點頭。

漢民：好。真的有事，我一定會回來幫忙！

△ 漢民閃身到假山之後，翻牆消失。

△ 香嬋楞楞地看著漢民的背影出神。秀琴檢視信雄後腦的傷，抬頭看香嬋

秀琴：妳在想啥？咁講妳中意伊？

香嬋：（回過神來）沒啦！沒這款事。

秀琴：那妳是煞到連少爺？

香嬋：連少爺…我怎麼高攀得上？

秀琴：我們做藝旦的，不要動真感情。

香嬋：阿母，妳有愛過什麼人嗎？

秀琴：當然有啊！我畢竟也是女人。

香嬋：彼個人呢？今嘛怎樣了？

秀琴：放生了。

香嬋：放生？

秀琴：是啊，咱兩人無法在一起，互相放生了。

香嬋：阿母，妳中意什麼款的查甫人？

秀琴：妳是說連少爺和廖漢民啊？我勸妳都不要放在心肝內。

香嬋：爲什麼？

秀琴：沒有動感情，妳就像江河裡的魚，自在悠游。動了真感情，妳就像杯子裡的魚，四界撞壁，找無生路。

香嬋：（喃喃唸唱崑曲橋段）是那處，曾相見，相看儼然…

秀琴：麥憨啦！來，替我將這摳畚坡抬到眠床頂等伊醒來。

香嬋：歐。

△ 香嬋上前幫秀琴抬陳信雄。幕落。

第四場 明眸皓齒無人惜

場：4	景：陳信雄家客廳加庭園
時：夜	人：陳信雄，日本人若干，台灣客人若干。僕人甲乙。日本藝妓雅子，香嬋，秀琴，蒙面人（廖漢民）

△ 客廳左側有庭園，庭園裡有假山流水。

△ 客廳裡擺了兩桌裡宴飲，陳信雄，日本人若干，台灣客人若干划著酒拳，十分熱鬧。穿著華麗和服的日本藝妓雅子在彈著三弦。

△ 僕人甲引秀琴帶著香嬋從庭園外進來。香嬋怯生生地，秀琴也有些畏懼。信雄看到她們，冷笑一聲，走了過來。

信雄：妳們不是挺大牌的嗎？怎麼自動來我家？

秀琴：大人，咱們是來跟您陪失禮的。

信雄：妳們不是不接客嗎？

秀琴：請大人網開一面，不要查封咱們的攬春園，斷了咱們的生意。

信雄：妳們不接客，我替妳們把牌子拆了，大門釘上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

秀琴：大人，我帶香嬋來給您賠罪。請你原諒香嬋還少年，不懂事，給咱們一個彌補的機會吧！（輕撞香嬋肩膀）香嬋，還不快給大人賠罪？

香嬋：大人，香嬋失禮了，給您賠罪，求您原諒。

信雄：咁有這麼容易原諒？我到今嘛頭殼都還在痛，受傷的地方還沒有好咧！

秀琴：大人，失禮啦，咱們香嬋有準備了歌舞表演，要給您娛樂客人。我們已經請了樂班等在外面，如果大人同意，我就把伊們叫進來。

信雄：免啦！貨爸有錢，歌舞我要看哪會沒有得看？（招呼藝妓雅子）雅子，妳

過來。

△ 雅子放下三弦，款擺著身體走了過來。華麗的和服領子刻意拉開，露出粉頸和部分酥胸，眼神妖媚邪氣。

△ 眾賓客都注視著這裡，想看熱鬧。

信雄：妳們看看，要女人，賃爸咁會沒有？這個女人哪一點都勝過妳。那天賃爸是一時興起，想嚐嚐新鮮，既然妳們不賞臉，賃爸就不會跟你們客氣。

雅子：大人，這個女的，就是害您受傷的那個狐狸精啊？

信雄：要當狐狸精，伊恐怕不夠格。狐狸精啊，要向妳這樣。

雅子：（媚笑）既然開門做生意，就要懂得勾引查甫人。這麼不上道，難怪大人討厭，要查封妳們的所在。

秀琴：是是是，是我管教不嚴。拜託雅子小姐替咱們說說話，求大人給我們一個彌補的機會。

雅子：大人，不如這樣，我出個題目，讓您出出氣。如果做到，就原諒她們。

信雄：原諒她們？哪有這麼容易？

雅子：（邪笑）你聽聽看我的題目，你就知道了！

△ 雅子附耳跟信雄說悄悄話。信雄大喜。

信雄：好！就是這樣！妳跟她們說！

雅子：（轉向香嬋和秀琴）妳們聽好。妳們不好好接待大人，害伊跌倒受傷，這件事傷害到大人的尊嚴，讓大人被朋友嘲笑，所以要原諒妳們，一定要出一個很難的題目給妳們做，是不是？

香嬋，秀琴：（無奈地）是。

雅子：妳侮辱了大人，妳要陪失禮，也要犧牲一點。懂不懂？

香嬋：我懂。請您出題。

雅子：妳不是要表演歌舞嗎？妳就一面跳舞，一面脫衫。脫到一絲不掛，大人就會原諒妳了。

△ 眾賓客起鬨

眾賓客：讚啦！好康的來了！

△ 香嬋和秀琴震驚，面面相覷

香嬋：這…

秀琴：這樣不好吧？

香嬋：請您換題目好嗎？若是出任何其他的難題給我考試，我都能做。

信雄：賃爸不要換！賃爸就是要看妳出醜！妳憑什麼假高尚，妳以為妳會作詩有什麼了不起？

△ 眾賓客繼續起鬨

眾賓客：脫！脫！脫！

雅子：（得意狀）妳若驚脫得難看，我也可以替妳彈上一段三弦，讓妳配著音樂脫。或是妳要找自己的樂班配樂來脫也可以。

秀琴：雅子小姐，大家都是女人，拜託您幫幫忙，不要這樣啦！

信雄：麥攔講！今天阮香嬋非脫不可！

△ 眾賓客繼續起鬨

眾賓客：脫！脫！脫！

信雄：阮香嬋，妳脫不脫？

香嬋：我不要！

信雄：妳若不脫！賃爸找人替妳脫！（轉頭叫人）來人啊！

△ 僕人甲乙上前來

信雄：替我把這個婊子的衫褪了了！

△ 僕人甲乙上前圍住香嬋

香嬋：不要啦！求求你們！不要這樣！

信雄：妳不肯在這裡脫，就在大街上脫！

香嬋：不要這樣！

△ 僕人甲乙不由分說，動手扒香嬋的衣服。雅子，信雄，眾賓客呵呵大笑。

香嬋掙扎喊叫，秀琴不知該怎麼辦

信雄：把她扒光了推到大街上！賃爸今天要狠狠出這一口氣，讓她沒有面目做人！

△ 香嬋的外衣，裙子，外褲，一件一件被撕裂扯掉。香嬋拼命喊叫，眾人越來越興奮，每脫一件，就大聲歡呼。

△ 香嬋被脫得只剩肚兜內衣，秀琴衝上前拼命幫她遮擋。

△ 香嬋大喊一聲，用力推開僕人甲乙，衝到院子裡一頭撞向假山。

△ 秀琴大叫。假山上忽然出現蒙面人，他用繩子一套一勾，把香嬋吊上假山，扛上肩膀，在眾人的驚呼聲中，一躍由假山後面離去。

△ 眾人議論紛紛，幕落。

-----中場休息-----

(下半場)

第五場 衝冠一怒爲紅顏

場：5	景：城門口
時：日	人：連文傳，王淑婉，女僕阿珠，阿桂，民衆若干，內田大佐， 日本警察甲乙丙丁

△ 城門口，路上人來人往，城門上頭有兩塊布巾隨風搖動，無人注意到。

△ 文傳和淑婉帶著女僕阿珠阿桂，提著大包小包回娘家，經過城門口。

淑婉：文傳，你怎麼不說話？是不是不想跟我回娘家？

文傳：沒有啊！我在想事情。

淑婉：是不是在想那個叫做阮香嬋的藝旦？

文傳：(訝異) 你怎麼知道阮香嬋？

淑婉：「淪落江南尙有詩，東風紅豆子離離；春申浦上還相見，腸斷天涯杜牧之。」

文傳：妳在哪裡看到我的詩？

淑婉：你既然自比杜牧之，又疼惜伊的淪落江南尙有詩，你對伊有心，伊對你有情，也不免驚我知影。

文傳：這…香嬋個性溫柔，言行謹慎，是一個很好的查某人。

淑婉：紅顏禍水，你要小心。

文傳：我是想，伊這樣好，留在那種聲色犬馬的所在，非常不適合。我想…不如救她脫離苦海，你看怎樣？

淑婉：你想娶她做細姨？

文傳：嗯，希望妳成全。

淑婉：若講良家女子，我是可以同意。但是若是出身風塵，會羞辱你我兩家世代書香的優良門風。

文傳：可是…我喜歡香嬋，不希望她在那種地方繼續待下去。

淑婉：我未能應承你這種事。連家的門風，連家的榮譽，不能敗壞在我手裡。

文傳：可是…她文才這麼好，將來會是留名千古的才女。

淑婉：好吧！你既然堅持，我退讓，你和我離緣去娶伊。

文傳：胡說！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古有明訓，怎可與妳離緣？

淑婉：風塵女子，有才無德；我不欲與這樣的女子共事一夫。

文傳：我並非好色。只是想幫伊。我不能眼看那些五四三的人欺負伊。

淑婉：什麼五四三的人？

△ 警察甲乙丙丁正在巡視街道。見到文傳互相使眼色，警察甲跑去通知上級。

文傳：那漢奸陳信雄正在糾纏伊。

淑婉：陳信雄？

△ 城門口右邊布巾被風吹落，露出陳信雄被割下吊在門樓上的人頭。女僕阿珠發現，大聲驚叫。

阿珠：啊！少奶奶！妳看上面！

△ 眾人都被阿珠的尖叫引得抬頭看。俱都驚呼。

△ 警察甲帶著內田大佐過來。對著連文傳一家人指指點點耳語。內田連連點頭。

阿桂：少爺！是那天來過我們家的彼個陳信雄！

△ 又一陣風吹過。另一個布巾掉落，只見一個蓬頭亂髮的女人頭，比陳信雄更加可怖。眾人都尖叫，有人掩面。

△ 內田大佐對警察甲乙丙丁下令。

內田：這個連文傳十分可疑。將伊帶回警察廳！

文傳：爲什麼？我犯了什麼罪？

內田：帶回去再說！

△ 日本警察將文傳抓住

淑婉：文傳！

文傳：淑婉…

△ 文傳的話語被內田用槍托敲打頭部打斷。文傳慘叫。

內田：閉嘴！帶走！

△ 日本警察將文傳拖拉著帶走。眾人議論紛紛。

△ 淑婉追了幾步，一跤坐倒在地，無力地啜泣。

第六場 早攜嬌鳥出樊籠

場：6	景：山林小屋
時：日	人：香嬋，漢民

△ 山林小屋裡，有簡單桌椅和床榻。有竹子做的推窗，外面綠意盎然，有山林之美。

△ 香嬋穿著漢民的粗布男衫，躺在床上，翻了個身。

△ 香嬋忽然驚醒，坐起身來，四顧惶恐，跳下床來察看

△ 漢民身穿黑衣，黑布蒙面，走了進來。香嬋驚恐退後

香嬋：你是誰？

漢民：（拉下蒙面布巾）妳醒啦？我是廖漢民啊！

香嬋：這是什麼地方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

漢民：我從漢奸陳信雄的家裡把妳救了出來。那時候妳差一點撞死在假山上。

香嬋：（恍然大悟）我…我不想活了，伊們一起羞辱我…

漢民：現在妳還想死嗎？

香嬋：這…

△ 香嬋努力思索，但找不回那種衝動

漢民：看起來妳已經不想死了。

香嬋：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那時候我是真的不想活了。

漢民：死有輕於鴻毛，有重於泰山。妳那時若死了，說起來更難聽。

香嬋：難聽？

漢民：對啊！人家會說，妳光著屁股撞牆。

△ 香嬋噗嗤一笑，又有點生氣

香嬋：你真過份！我受人羞辱，你還說這種話！

漢民：沒什麼大不了的啦！我小時候跟人家賭博賴帳，被脫光褲子押著遊街。那個更丟臉。

香嬋：你是查甫人，我是查某。怎麼能夠比較？

漢民：散散去啦！我當妳是查甫就好。

香嬋：你講話卡正經一點啦！是查某就是查某，是查甫就是查甫，怎麼能當是怎樣就怎樣？

漢民：妳真麻煩。查某除了麻煩一點，跟查甫也沒什麼差嘛！反正都是人。

香嬋：什麼沒差？那你咁願意做查某，裹小腳，受拘束，沒地位，被買賣？

漢民：好啦，算妳卡衰，我卡好運。

△ 漢民把手上一包衣物交給香嬋，香嬋狐疑接過

香嬋：這是什麼？

漢民：查某人的衣服啊！我怕妳穿我的衫未慣習，又怕我的衫臭，把妳香噴噴的身體弄臭了。

香嬋：（驚）什麼我的身體？你碰過我的身體？

漢民：是啊！我把妳揸在肩膀上，弄得我全身都是妳的味道，害我怪不自在的。

香嬋：你…你真過份！我…

漢民：不關我的事啊！妳的衫又不是我脫的。

△ 香嬋低頭看自己身上，一驚抬頭

香嬋：你替我穿的衫？

漢民：對啊！不然怎麼辦？

香嬋：我們藝旦賣藝不賣身，我還未嫁人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！

漢民：穿都已經穿了，要不然，我幫妳脫下來好了！

△ 漢民伸手，香嬋連忙躲開。

香嬋：你幹什麼？起腳動手的！

漢民：又不讓我穿，又不讓我脫，妳到底是要怎樣嘛！

香嬋：你…你調戲我！

漢民：好啦，要不然，我將妳娶返來。

香嬋：我才不要嫁給你！

漢民：妳全身我都摸到了，看來不娶未使。

香嬋：你！你氣死我了！

漢民：我有什麼不好？我身強體壯，生做又未歹看；妳喜歡唱戲，我倒也可以陪
妳唱幾段。妳嫁給我，也不算委屈到妳。

香嬋：不要再說了！你快送我回去，阿母一定在擔心了。

漢民：攬春園的頭家是你親生的阿母？

香嬋：哪有人會讓親生女兒做賣笑的生意？我阿母爲了生意，買了很多養女。

漢民：可憐。

香嬋：還好啦，她對我還算不錯。

好啦，不說這個。妳去屏風後面，把我買的衫換上。

香嬋：我才不要。

漢民：喔，那我知道，原來妳喜歡我的汗臭。咁是煞到我了？

香嬋：才不是！

漢民：那妳還不快去換衫？

香嬋：你不准偷看。

漢民：偷看罰我長針眼。

△ 香嬋拿起衣服，走到屏風後換穿。漢民背過身，又偷偷轉頭看。

△ 香嬋探頭出來，發現漢民偷看。

香嬋：喔！你偷看！罰你長針眼！

漢民：我是看妳換好了沒。

△ 香嬋換好出來，美麗清純，跟藝旦裝扮風韻不同。漢民看呆了。

香嬋：你耗呆啊？

漢民：妳真水。

香嬋：（有些不好意思）多謝相救。我要返去攬春園了。

漢民：妳不能返去攬春園。

香嬋：爲什麼？

漢民：因爲攬春園出事了。警察正在找妳。

香嬋：陳信雄實在太過份了！

漢民：所以我已經把伊的頭掛在城門口了！

香嬋：（驚）你說什麼？

漢民：還有那彼個日本女人，我也沒有放過。

△ 香嬋楞楞看著漢民

漢民：妳怎麼了？不舒服嗎？

△ 漢民走向前，香嬋害怕退後

香嬋：你好可怕！

漢民：別怕，我是替妳報仇。

香嬋：那阿母怎麼辦？還有其他人呢？一定很多人受到連累！

漢民：亂牽連別人是日本人不應該，並不是陳信雄不該殺！

香嬋：我要回去看看！不能連累其他人！

漢民：（無奈）好啦，我去看。有什麼問題，都包在我身上！

香嬋：但是…

漢民：安啦！我會負責到底！妳在這裡等我，免得節外生枝。好不好？

△ 香嬋點點頭。漢民伸手拍拍香嬋的頭。香嬋有點不習慣

香嬋：你摸我的頭幹什麼？好奇怪。

漢民：我小時候，阿爸很喜歡摸我的頭。我都不讓伊摸。後來很後悔。

香嬋：後悔？

漢民：後來，我阿爸就死在日本人手下了。

香嬋：難怪你那麼恨日本人。

漢民：我想阿爸的時候，就會想到伊的手，又大又溫暖。

△ 漢民又摸一摸香嬋的頭

香嬋：剛剛不是摸過？

漢民：萬一我一去不回，也好給妳留點紀念。

香嬋：爲什麼這樣說？

漢民：沒事。我走了！

△ 漢民離去，香嬋擔心

第七場 奈何蟻賊滿台灣

場：7	景：看守所
時：夜	人：連文傳，日本警察甲，廖漢民

△ 夜深，看守所欄杆內，孤燈斜照。

△ 滿身是血，衣服都被皮鞭打爛的連文傳靠牆閉目，神情委頓。欄杆外辦公桌前，日本警察甲在打瞌睡。

△ 廖漢民閃身而入，腳步輕捷如貓。他走到警察身後，一掌劈在他後腦，警察倒下。漢民掏出警察繫在腰間的鑰匙，打開文傳的監獄門

△ 文傳驚醒，抬頭見到漢民。漢民開門入內，檢視文傳傷口

漢民：夭壽！四腳狗下手這麼狠！

文傳：你是誰？

漢民：我是阮香嬋的朋友。特地來救你出獄。

文傳：你是彼個舞劍的人！

漢民：你能不能走路？要不要我扶你？

文傳：香嬋呢？伊在哪裡？

漢民：我將伊藏在安全的地方。門已經打開，快跟我走！

文傳：謝謝你的好意。我不能走。

漢民：爲什麼？

文傳：我這樣一走了之，我的家人，親朋好友該怎麼辦？

漢民：管不了這麼多了！先走卡緊要啦！

文傳：未使。我若逃獄，伊們都會被我連累，給日本人抓到警察廳裡拷打。

漢民：你再不走，警察來了，連我都走不了！

文傳：那你走好了！我不能把問題丟給親友。

漢民：你是不是查甫人啊？囉裡囉唆！

文傳：話不能這麼講！人不是我殺的，我若走了，這輩子就只有躲躲藏藏，過著見不得光的日子。

漢民：人是我殺的！你想怎樣？陳信雄那種漢奸，人人都想殺，我替天行道，人人話爽，要叫我給伊抵命，門都沒有！

文傳：我沒有要叫你給伊抵命。但是日本人會找無辜的人抵命，你咁會心安？

漢民：胡亂找人抵命是四腳狗的錯，又不是我的錯！我哪管得了這麼多？

文傳：這次香嬋會出事，難道不是被你連累？

漢民：她被人調戲，我替伊出氣，替伊報仇，這有什麼錯？

文傳：你這是暴虎馮河，匹夫之勇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沒有替伊出氣，伊今日就不會被警察通緝，無法度回家。

漢民：那種家，不回也罷！伊的養母買了伊來當藝旦，又不是真正對伊好！

文傳：那阿捏伊走投無路，你是要叫伊去哪裡？

漢民：我會替伊負責！最多我給她娶。

文傳：萬一伊不想要嫁給你呢？

漢民：這…（抓頭）我也不知道。

文傳：那你幫伊出氣，弄到伊連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，這樣對嗎？

漢民：難道你要我看著伊被漢奸欺負？

文傳：要保護香嬋，不是靠這樣的！你一個人，要怎樣跟整個日本政府對抗？

漢民：不對抗，難道你想要做漢奸？

文傳：今天台灣是被清國割讓給日本，就算有千百個不願意，你又能怎樣？

漢民：原來你是親日派！

文傳：如果我是親日派，今天我會在這裡被拷打得死去活來？

漢民：那你為什麼不反抗？

文傳：孔子說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隱。我不出來做官，已經代表我的態度。

漢民：不要囉唆那麼多啦！快跟我走！

文傳：我不走！

漢民：你不走，就是狴種！

文傳：我逃走把問題丟給別人，才是狴種！

△ 文傳和漢民面對面互瞪，氣氛緊張

漢民：好，你不走，我走！

文傳：你快走！回去好好反省，想一想你的幫忙，害了多少人！

漢民：我走了你就不要後悔！

文傳：你才應該後悔！你的衝動害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嗎？

漢民：一人做事一人當。我這不就來救你了嗎？

文傳：你是個羅漢腳，你體會不了有家有業的人的牽掛！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廟！

我若走了，家人怎麼辦？

漢民：好吧！當我沒來過。我走了。

文傳：你走吧！

△ 文傳盤腿坐下，靜心打坐，神態莊嚴肅穆。

△ 漢民默默看了他一會，露出佩服的表情。

△ 漢民退出牢房，把門鎖上，鑰匙歸回警察甲皮帶上，靜靜離開。臨走時又回頭看文傳一眼。文傳仍是莊嚴地閉目打坐，神態從容。

第八場 落紅不是無情物

場：8	景：連文傳家客廳
時：日	人：淑婉，香嬋，阿珠，阿桂，漢民

△ 文傳家客廳裡，一個小個子的男子戴著帽子背向舞台，負手站著。

△ 阿珠端上茶來，男子回身點頭示意道謝。阿珠見男子清秀俊美，不有得多看了一眼。一回身差點撞在走出來的淑婉和陪著出來的阿桂身上。

淑婉：阿珠！怎麼這麼沒規矩。

阿珠：失禮啦！少奶奶。

淑婉：這位人客是…

阿珠：我也不認識。就是面生，才多看了一眼。

香嬋：可不可以請其他人退下？我有話跟夫人說。

淑婉：男女授受不親，我與先生非親非故，單獨密談，於禮法不合。

△ 香嬋把帽子拿掉，露出一頭瀑布般的秀髮。

△ 淑婉揮手示意阿珠阿桂離開。和香嬋分賓主坐下。

淑婉：妳是阮香嬋？

香嬋：是。

淑婉：不知妳今日到此，爲了何事？

香嬋：我想打聽文傳老師的消息。

淑婉：文傳…

△ 淑婉拭淚，香嬋緊張

香嬋：怎麼回事？文傳老師是怎麼了？

淑婉：上次內田大佐叫伊做官，伊沒有答應，得罪了大佐。

香嬋：但是，人不是伊殺的！

淑婉：伊們是故意的。以前文傳伊阿爸和阿兄有參加台灣民主國對抗日本，日本

人對伊有成見。

香嬋：都是我不好。是我惹的事。

淑婉：不是這樣的。日本人早就打算，伊若不肯合作，就要找個理由把伊除掉。

香嬋：可是…難道沒有辦法倘救伊嗎？

淑婉：除非是…

△ 淑婉欲言又止。

香嬋：請您直說。

淑婉：除非是他們找到地下抗日組織，把反政府的主謀抓到。

香嬋：這…

淑婉：文傳敬重抗日的勇士，就算知道，也不會把兇手供出來。所以…

△ 淑婉悲從中來，忍不住嗚咽。

香嬋：怎麼了？

淑婉：三天以後，文傳就要被送上刑場槍決！

香嬋：（震驚）有這種事？又沒有任何罪證，怎麼可以這樣就判死刑？

淑婉：千真萬確。他們殺人，咁需要罪證？

香嬋：這怎麼可以！我明天就去警察廳自首，說我是地下抗日組織反政府的主
謀！

△ 漢民閃身而入，淑婉驚訝掩口，香嬋望向他。

漢民：妳真的那麼喜歡連文傳，願意爲他而死？

香嬋：文傳老師的夫人在此。你不要黑白講。

淑婉：你們互相意愛，我已經知道了。文傳有講過，想要替妳贖身。

香嬋：伊真的有這樣講？

漢民：原來妳打算嫁給連文傳。他是世家子弟，又會寫詩做文章，條件比我這羅
漢腳要好多了！我還傻傻地跟妳求婚。難怪妳沒有答應我。

香嬋：可是…文傳並沒有跟我說贖身的事。

淑婉：我當時沒有答應伊。但是現在文傳命在旦夕，講這些也沒有用了！

△ 淑婉哭泣

香嬋：連夫人，我甘願去自首，換回文傳一命！

淑婉：妳真正甘願為文傳去死？

香嬋：我生來薄命，並未想過能嫁給文傳。我對伊非常敬愛，能為伊死，我都感覺值得。

淑婉：妳有這想法，我很感心。但是妳去自首，不一定能換回文傳一命。到時候反而兩個人都是死。

漢民：好啦！你們都麥講！事情是我引起的！我會負責到底！

香嬋：你每次說負責到底，都會讓我膽戰心驚！

漢民：妳這麼不信任我？

香嬋：我…

△ 漢民以手勢制止香嬋說話。

漢民：連夫人，香嬋交給妳了。後會有期！

△ 漢民轉身離去，香嬋叫住他

香嬋：漢民！你要去哪裡？

△ 漢民停步，卻不回頭。

漢民：孤家寡人慣了，一旦起了成家的念頭，才發覺自己還真孤單。

△ 香嬋快步跑到漢民身邊

香嬋：你不會再去殺人吧？

△ 漢民摸摸香嬋的頭。

香嬋：你又摸我的頭！

漢民：恐怕以後沒有機會再摸了。

香嬋：你到底要去做什麼？

漢民：我會把事情處理好，我不會讓連文傳去死，也不會去殺人。

香嬋：真的嗎？

漢民：請妳再信任我最後一次。好嗎？

△ 香嬋猶豫了一下，點了點頭。漢民微笑，拍了拍香嬋的臉頰。

漢民：乖。你要答應我，妳絕對不要去自首。妳若去，只會把事情弄糟。

△ 香嬋猶豫了一下，點了點頭。

△ 漢民閃身離去。香嬋和淑婉楞楞地看著他走遠。

第九場 化做春泥更護花

場：9	景：刑場
時：日	人：內田大佐，日本警察甲乙丙丁，民眾若干，連文傳，劊子手，阮香嬋，王淑婉，阿珠，阿桂，廖漢民

△ 刑場上，中間後方高台上設有一桌。內田大佐坐在上面。劊子手站在內田身側。日本警察甲乙荷槍站在高台之下，圍觀民眾站在左側。中間空地為行刑處。舞台右邊有畫有槍靶的圓圈。

△ 圍觀民眾議論紛紛中，日本警察丙丁押著連文傳從舞台右後方走出來。

△ 淑婉，香嬋，阿珠，阿桂由舞台左側民眾之中擠進來。

△ 警察丙丁把文傳帶到刑場中間

警察丙丁：跪下！

△ 警察想壓文傳跪下，文傳不跪

文傳：我自己來！

△ 文傳盤腿坐下，態度從容。

△ 警察丙丁面面相覷，無法決定要不要動手糾正

內田：你們退下。

△ 警察丙丁放開文傳，入列跟警察甲乙站成一排

內田：連文傳，你策動地下反政府組織，破壞社會秩序，因爭風吃醋殺死侍從官陳信雄，你可認罪？

文傳：你們都已經設計好了，我認不認罪，又有什麼緊要？

內田：大膽！給你機會你不要。既然這樣，來人啊！

劊子手：有！

內田：就槍擊位置！

劊子手：嘿！

△ 劊子手端起槍，小跑步下高台，警察甲乙丙丁自動向兩邊分開，劊子手
端槍面對文傳，警察甲乙丙丁也端起槍枝，警戒預備。

內田：清場！民眾退開！

△ 民眾害怕後退，剩下淑婉和香嬋在場中

內田：婦人退開！

淑婉：文傳！

香嬋：大人！我有話要講！

內田：妳是何人？

香嬋：我是藝旦阮香嬋！

內田：把她帶過來！

△ 警察甲乙出列，將香嬋帶到大佐面前。

內田：阮香嬋！妳通緝有案，今日算妳自投羅網，妳有什麼話要說？

香嬋：陳信雄命案，是我一人所為。與連文傳無關。請大人明察！

內田：這哪有可能！妳一個查某，妳是有多大本事，能把一男一女割下人頭，掛
在城樓？

文傳：大人，我有話要講。

內田：講！

文傳：阮香嬋小姐與此案無關。是我中意香嬋小姐，氣憤陳信雄羞辱於伊，因此
半夜潛入陳家，殺死熟睡中的陳信雄等兩人，將人頭掛在城樓！

內田：（冷笑）你終於肯招了！

文傳：香嬋小姐感念我的心意，想替我頂罪。但此事她事先完全不知情。請大人

放了她，一切罪責，都在我連文傳身上！

內田：好！既然你認罪，即刻行刑！

△ 警察甲乙出列，將香嬋拉走，劊子手重新就位

香嬋，淑婉：文傳！

漢民：住手！

△ 漢民躍入場中央

內田：廖漢民！

漢民：沒錯！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我就是你們追捕多時的大盜，廖漢民！

△ 警察甲乙丙丁和劊子手迅速轉移隊形，將漢民團團圍住

漢民：連文傳講的沒錯，但是兇手卻不是他，是我！煞到香嬋小姐的是我，殺人的也是我！連文傳是一個文弱書生，阮香嬋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，他們事先完全不知情，都是被我連累！

內田：他們替你掩護，替你頂罪，無論如何，也是共犯！

漢民：不是！我自作主張，做下案子。連文傳本來與此案無關，是你們抓錯人。

阮香嬋中意連文傳，她替連文傳頂罪，連文傳替她頂罪，這是他兩人情深意厚，並非為我廖漢民頂罪！

△ 民眾議論紛紛

內田：你為何來此自投羅網？莫非你與阮香嬋有私情？

漢民：香嬋小姐色藝雙全，我中意伊，並不奇怪。出來自首，是因為一人做事一人當，連累別人，不是好漢！

內田：好！既然如此，今日的死刑犯便是你。來人啊！將廖漢民拿下！

△ 警察甲乙丙丁圍上，漢民並不抗拒，被五花大綁，但仍昂然站立。

漢民：你們既已將我逮捕，為何還不放了連文傳？

內田：連文傳鬆綁！無罪釋放！

△ 警察甲乙將文傳釋放。

△ 文傳經過漢民身邊，停下來深深看著漢民

文傳：我能爲你做什麼事？

漢民：你能寫，會寫。你可以寫一部台灣歷史，把先民的故事寫下來，把我的故事也記在裡面。

文傳：好！我寫！我會讓台灣的子孫，知道這個土地上發生過的事！

漢民：好好照顧香嬋。

文傳：我知道。

漢民：你這人挺有意思，可惜今生無法再跟你交朋友。

文傳：你也不錯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。

內田：將連文傳帶走！

△ 警察甲乙把文傳拉走。漢民仍昂然站著，面帶微笑。

內田：時辰到了！劊子手就位！

△ 劊子手和警察重新就位，端起槍枝。

內田：廖漢民，你有什麼遺言要說？

漢民：我生來孤單，死得爽快，沒有遺言要交代。

香嬋：漢民！

漢民：香嬋，對不起。我一直想幫妳，卻一直把妳的問題越弄越大。還好，這一切還能用我的生命來補救。

香嬋：（悲哭）漢民...

漢民：不要婆婆媽媽了！（轉向大佐）你們動手吧！

△ 一聲閃電，天色變暗。眾人看天

△ 雷聲大作。舞台燈閃爍。

內田：發射！

△ 舞台燈光連閃，一陣槍聲響過。

△ 漢民身中多槍，仍屹立不倒，面帶微笑。一縷一縷的血從他身上的彈孔流了下來。

△ 民眾議論紛紛。警察猶豫要不要再放槍。劊子手轉身小跑步到內田大佐

面前小聲請示。

內田：英雄！敬禮！

△ 警察和劊子手及內田立正行舉手禮。

△ 內田拔出手槍，瞄準漢民額頭，一槍正中。

△ 漢民倒下。燈光不再閃爍，轉為幽暗。

△ 雷雨音效中，香嬋哭倒在地。

△ 日本兵上前把漢民的屍體抬走。香嬋追趕不捨，淑婉和文傳上前安慰香嬋。

淑婉：跟我們回去吧！

△ 香嬋搖搖頭。

香嬋：我已經有漢民了，不能嫁給文傳。

文傳：跟我回去。我們一起完成漢民的心願，把先民的故事寫下來，把他的故事也記在裡面。讓台灣的子孫，知道這個土地上發生過的事！

△ 香嬋恍惚地思考著，一束光打在舞台後方，漢民出現在光裡面對她微笑揮手。香嬋上前要追，漢民已消失。

△ 文傳和淑婉上前扶香嬋。

文傳：跟我們回去，好嗎？

△ 香嬋點點頭。文傳和淑婉扶著香嬋離去。

△ 琵琶聲音響起。在高山流水的清韻裡，幕落。

～完～